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孔子生魚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其先

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

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

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

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

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

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

父之衢蓋其慎也

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

邠人輓父之母

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

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

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懿子病且死誠其嗣

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

宋華督所殺其子奔在魚目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

高祖宋懿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

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傴俯皆恭敬之兒也循牆而走杜預曰

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饋於是粥於是杜預曰

口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

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

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

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史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

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

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

孔子適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

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

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

人之號王肅曰謂言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

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

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

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

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

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

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

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

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段爵之大

夫起魯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

王可也其朝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

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

季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

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

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

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志於肉味也齊

夫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齊國曰言將危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

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

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

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

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

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

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齊大夫欲害孔子

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

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

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

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

者以孔子傳物則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

蔓罔閭章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蔓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水之

怪龍罔象章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怪墳羊唐固

一節其長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

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

一節其長車

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車車此為

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

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章曰曰

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若客

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

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駟案留為登皇姓在虞夏商

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

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焦僂氏西

之別名也案括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

於是吳客曰昔我聖人桓子變臣曰仲尼懷

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

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

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

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

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

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

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

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

賁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文溫溫無所

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魯長錫而王今貴雖小

漢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

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

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到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

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

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

馬亮曰今在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

者請使魯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

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三階三等以

會遇之禮相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

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

於旌羽被牙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

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

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

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

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季

定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  
 臣曰魯曾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  
 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  
 子有過則謝以實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  
 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郟汶陽龜陰  
 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  
 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定公  
 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  
 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  
 日堵三堵日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三都服虔曰三都  
 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鹽  
 縣東南郕鄉亭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

入于季氏之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

服虔曰及有及及公之臺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

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杜預曰魯國下

縣南有姑蔑城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城

杜預曰泰山距平縣東南有成城也

公斂處

父

張晏曰成宰也

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

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

行攝相事有喜邑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

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

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弒羔

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  
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

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  
致膳乎大夫王肅曰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

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

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而師已逃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

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

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謂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相子曰孔子亦何言師

已以實告相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君妻婢故也

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

問孔子居魯曾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

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

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

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

欽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

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援淵

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

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

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地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且存。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

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子何？馬融曰：如子何，猶言奈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害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孔子使從者為糞，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

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

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

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

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故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

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

車，官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徐廣曰：招搖，期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去

時，適陳也。

時，適陳也。

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光曰使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

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

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子

桓魋其如子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子何孔子適

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

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

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

狗三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其不見飲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

亂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鬼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

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

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二邑而

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

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

尺有咫韋昭曰隼擊鳥合之鶚也楛木名弩鏃也陳湣公使使

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

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

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

貢楛矢石弩石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

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

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

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

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

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

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

松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

夫子遇難於匡令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

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阻隘謂孔子曰苟毋

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責

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

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

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

無乃不可乎孔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他國而男

子欲死之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

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

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三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

孔子行佛胥為中年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

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胥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胖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

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磷不曰白乎涅而

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早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汚也

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宜食物當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帶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者乎何晏曰蕢草器也磬石也石乎莫已知也夫而

已矣何晏曰此磬石信已而已言亦无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

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

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

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得然深思焉有所悟然

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黑黯黑兒幾

然而長徐廣曰許云眼如望羊如王四王肅曰望羊視也非文

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

於河而聞雷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實犢又作實鳴犢舜華也

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實鳴犢舜華

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

而后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剝胎

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

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

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

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而反乎衛

主籩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齊

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

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於蔡

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

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屠焉

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五年而孔子年六

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

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

相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已而巢然秋季

相釐廟乎故孔子問有火災知其加相僖也相子病輦而見魯曾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

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

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

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

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

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

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

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子在陳思歸欲出曰吾黨也

裁制當歸以裁耳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微思以

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

昭公將如天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

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襄公四年也楚侵蔡秋

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

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楚大夫食葉於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

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曰其為人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

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郭廣五十二

郭為耦津津渡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

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口言數周桀溺謂流自知津處

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

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

流之克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

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

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

獲而不輟鄭玄曰獲種也輟止也種不止不以津生者子路以告孔子孔子

曰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己意而非己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謂羣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他日子

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者蓀草名曰子見夫子乎丈人

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

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于蔡三

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軍于城父聞孔子在

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

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令

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

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

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

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絃歌不衰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

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

而識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也孔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

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曰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孝以一知之

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非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

山台三十一

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

耶人之不我信耶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故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

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固窮者豈以吾未知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

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

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

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

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穡言良農能善種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

末必能歛獲之君子能脩其道網而紀王肅曰言良統而

不能每順人之意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未為容賜而

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

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

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楚令尹

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  
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子者乎曰無有  
且楚之相對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  
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  
堂方數十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  
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  
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伴狂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者往者不可諫兮

不可復諫止也

來者猶可追也

楚女國曰白今已來

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安國曰殆已而者言世亂已甚

孔

子不欲與之言

隨氏曰下

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

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

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大宰嚭召

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

政兄弟也

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

是時衛君輒父

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

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子將奚先

包氏曰問往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融曰正

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

之言遠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

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

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徐廣

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稽已四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

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對肩之有名播之百姓諸鬼

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通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

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

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

疾問築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

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文子固止會

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

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

直之人用之廢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然魯終不能

用孔子孔子亦不束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

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

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

能說之杞宋之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

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契數相生以一丈一質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禮也言周文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

聲純和皦如何晏曰言如曲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

成於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

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古者詩三十餘篇及至

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

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社席故曰關雎之亂以

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

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二絕曰假

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

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又如顏

獨那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无意何晏曰以道為无必何晏曰用

則藏故无固何晏曰無可無不无我何晏曰迷古不自作

其身所慎齋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子罕言利與命

與仁何晏曰罕言者希也不憤不啓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

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

言者王肅曰恂恂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

如也孔安國曰君召使償鄭玄曰有齊色勃如也孔安國曰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魚饑肉敗割

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

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鼓者雖童子必

變包氏曰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真愛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

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

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不

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

彩形質著見奇 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顏淵喟然歎曰仰之

元亨曰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

不可為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入序貌也誘進也言夫

形象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

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達巷黨人童子曰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

道藝不成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我執御

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

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

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園

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

微者子姓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

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

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顏淵死孔子曰

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及西狩見麟曰吾

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也時得喟然歎曰莫

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下學而上達

孔安國曰下學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己之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

曰故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

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

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

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

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

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

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

開之春秋之義行則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

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

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

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

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柱摧

乎哲人萎乎王肅曰萎頓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

久矣莫能宗子王肅曰傷道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

西階般人兩柱間昨暮子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

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十以魯

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不憇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憇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王肅曰在位

煢煢余在疚王肅曰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曰父丈夫

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

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

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

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

東西十二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銀甕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

無祠堂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

言孔子弟子異國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於梓離弟子

鄰女貞五味薨檀之樹孔子坐中不坐則東及合人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

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

魯人往從冢而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

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

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

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

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皇覽曰伯魚家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

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家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

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  
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  
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  
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  
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  
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  
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  
邛邛生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且京行行之雖不能至  
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

仲

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  
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  
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  
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世家第十七

實

是

業

重

田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糶耕之龍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出元年七月發間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斬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

殺信死裝國難家終此死國奇也吳研

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  
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  
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燕  
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  
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  
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  
眾也故勝廣曰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眾  
此敎我威眾也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曰  
音罾曰文類曰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  
罾音魚網也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成人所  
起也叢鬼所居

夜篝火

徐廣曰或作帶也  
篝者籠也音篝

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卒皆夜譟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

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

恚尉今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徐廣

猶脫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新藉弟令毋斬

服虔曰藉假也弟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藉

藉弟立得不斬或死者固十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

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

徐廣曰苦柘屬東餘皆在沛也

行收兵

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馮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且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

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

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

東城立義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

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

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

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

漢書音義曰房君官名也姓蔡名賜璜曰房邑君也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

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正為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

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

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

悉發以擊楚大軍盡

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

之復走次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

軍遂不戰

徐廣曰十月也

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

為大將軍張耳召驩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

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

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

成都君趙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

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母西

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

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

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

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

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

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

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

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

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

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狄人田儋

殺狄今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

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

以樹黨時各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

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

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

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

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

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

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

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

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

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

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將一作建

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陵縣也銍人董緹符離

人朱離石取慮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

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

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  
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  
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  
戰軍破張賀死臈月張曼曰秦之臈月夏之九月陳王之汝  
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  
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助曰涓人知謂者將  
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  
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  
令謂者駕令涓人取寇為倉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攻陳  
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姪人宋  
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  
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通秦軍

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  
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  
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  
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  
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  
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七月  
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  
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心皆與庸耕者聞之

天使之定以  
亂天下誅  
無道秦皇  
笑何足與  
于成敗之  
數雖然亦  
首事英雄

也高帝可  
謂不忘本  
矣

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  
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  
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  
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  
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  
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  
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王者陳王以朱房為  
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  
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  
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

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  
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賜

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

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  
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駙據所見別今及班彪奏事皆  
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  
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辭  
而自題已位号也已下  
義並已見始皇之帝紀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

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

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

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

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河西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  
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  
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  
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  
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齊明周且陳軫邵頌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舊六世之餘烈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敵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田民曰鑄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  
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始皇既沒餘力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  
樞之子可廣曰田民曰而遷徙之徒也材能

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

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鋌也適戍之衆非儔

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

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報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陳涉世家第十八

世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其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

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

呂娥姁徐廣曰姁音况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

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

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

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

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

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

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

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

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高后同塋別為合

葬小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

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

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

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

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

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蔡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已慘然憐薄姬是日乃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

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

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  
賞賜各以親疎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  
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  
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實太后趙  
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實姬以良家子入宮  
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實姬與在  
行中實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管者  
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官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  
中籍奏詔可當行實姬涕泣怨其官者不欲從相  
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實姬生女嫖索隱曰嫖音及消反

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後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  
帝而王后卒及代王安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  
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實姬長男  
最長立為太子立實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  
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  
實姬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  
尊實姬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  
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實姬弟實長  
男弟曰實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滎陽為其

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  
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曰當為侯徙為家之長  
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驢  
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隋用為符信  
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  
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  
我決於傳舍中巧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  
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從地泣助  
皇后悲哀乃厚賜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絳侯灌將直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於兩

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  
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  
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  
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及尹姬皆母子孝文帝  
崩孝皇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  
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  
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  
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  
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皇帝六歲建  
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

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云兩女比鄰當貴因欲竒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及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寵幸高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蚡兒蚡生四男景帝為太子時

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嫖及景帝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皇少帝得貴幸言過栗姬栗姬曰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子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

兼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龍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平原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

蚡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大女曰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帝皇后子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

侯也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

家武帝被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被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二月被還過軹道蓋與遊字相似故或定之也霸上還

因過平陽主主見所待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  
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其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  
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  
矣強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  
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第位  
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  
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  
男男名據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  
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

主有力焉

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六

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  
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  
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  
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  
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  
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  
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  
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  
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爲冠軍

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  
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  
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  
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  
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  
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  
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  
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必倡且  
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

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

徐廣曰名俗

父為金王孫

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  
王孫名嬀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  
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  
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

如淳曰橫

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

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景

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  
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  
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

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獲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  
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  
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  
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  
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  
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嫪  
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  
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  
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徐氏為  
南王安太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

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為皇后弟  
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  
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  
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  
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  
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  
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  
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入  
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  
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

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

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褚先生曰俗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志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真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妾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

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

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

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

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

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

遣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

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

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

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

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非兒

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

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

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

豈可謂非明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

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宣虛哉

史記外戚世家第十九

谷

世宗皇帝御製



